

# 经济学方法论中的实在论研究

陈 群, 徐 华

(重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0044)

[摘要] 马克·布劳格认为, 经济学方法论是科学哲学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 科学哲学是经济学方法论的货柜。科学哲学中关于实在论的争论影响了经济学方法论中关于实在论的各种研究和争论。文章主要考察了经济学方法论中各种实在论的争论, 分析了近年来在经济学实在论争论中具有很大影响的几种实在论, 包括罗伊·巴斯卡的“先验实在论”、劳森的“批判实在论”、麦基的“真实实在论”、博伊兰和奥戈尔曼的“因果整体论”。我们需要一种多元的、实践的、实效的经济学实在论解释, 既强调实践维度的因果趋势律, 也强调实践维度理论的有效性和检验力度。

[关键词] 经济学方法论; 先验实在论; 批判实在论; 真实实在论; 因果整体论

[中图分类号] F0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34X(2020)03-0035-09

DOI: 10.16573/j.cnki.1672-934x.2020.03.005

## Realism in Economic Methodology

CHEN Qun, XU Hua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Mark Blaug believes that economic methodology is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 in economics, which is based on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debate on realism in scientific philosophy has influenced various studies and debates on realism in economic methodology. The paper mainly examines the arguments of various schools of realism in economic methodology, and analyzes several schools of realisms that have had great influences in economic methodology in recent years, including transcendental realism proposed by Roy Bhaskar, critical realism proposed by Tony Lawson, true realism proposed by Uskali Mäki, and cause-effect holism proposed by Thomas A. Boylan and Paschal O'Gorman. A multi-dimensional,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explanation of economic realism is expected to emphasize not only the law of causality but also the theoretical validity and test power in practical dimension.

**Key words:** economic methodology; transcendental realism; critical realism; true realism; cause-effect holism

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认为, 经济学方法论是科学哲学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 科学哲学是经济学方法论的货柜。从科学哲学的发展史来看, 它从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到后现

代主义的发展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科学哲学变得更加多元, 科学哲学的研究更加具有开放性, 正统科学哲学中关于科学观的公认观点的解构引发了各种科学实在论的研究和各种各样的

收稿日期: 2020-02-2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13XZX007); 重庆大学中央高校项目(106112017CDJXY010011)

作者简介: 陈 群(1981—), 女, 湖北仙桃人, 副教授, 哲学博士, 主要从事经济学哲学、经济学方法论研究;

徐 华(1994—), 女, 四川达州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争论,这影响着经济学方法论中的实在论研究,也影响着经济学方法论对“实在”的各种解释。

我们知道哲学史上对知识的认识论的历史考察,充斥着关于知识起源的“经验论”与“实在论”之间的争论。经验论者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关于可观察的事物和感觉经验的知识,而科学理论对经验知识进行辩护是对经验观察的系统化、普遍化的归纳。经验论者进一步认为,因果概念的核心是可观察事件之间的恒常联合,任何试图发现可观察事件背后所隐藏的规则或者恒常联合,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辨。实在论者认为,科学知识超越了可观察的领域,复杂的事件背后确实存在内在的因果机制或规则,正是这些内在的因果机制或规则启发我们观察到经验规则。许多实在论者更进一步认为,这种内在不可观察的因果机制或规则是存在的,科学的目标和任务就是要发现这些隐藏在经验背后的因果机制或者规则,并且科学知识对这种隐藏的因果机制或规则的描述和表征是真实的。

科学哲学中不同的科学实在论的研究与争论对经济学方法论中的实在论的形成与争论有着重要影响,近年来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实在论研究具有很大影响的几种包括:理查德·波义德(Richard Boyd)的“指称实在论”、罗伊·巴斯卡(Roy Bhaskar)的“先验实在论”、托尼·劳森(Tony Lawson)的“批判实在论”(社会本体论实在论)、尤里卡·麦基(Uskali Mäki)的“真实实在论”、博伊兰和奥戈尔曼(Thomas A. Boylan, Paschal O’Gorman)的“因果整体论”,本文试图对经济学方法论中的这几种实在论进行对比分析和总结,并尝试提出自己对经济学实在论中的“实在”的一种合理的解释。

### 一、科学哲学中理查德·波义德的“指称实在论”和罗伊·巴斯卡的“先验实在论”

科学哲学中有许多关于实在论的研究和争论,在本文中我们主要讨论科学哲学中具有代

表性的理查德·波义德的“指称实在论”和罗伊·巴斯卡的“先验实在论”。

波义德是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的学生,是当代实在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他的观点在许多方面与普特南相同,延续了普特南的实在论的观点。波义德提出了一种“指称实在论”的研究思路。他认为,我们所有获得知识的基本方法和途径都深深地依赖于理论。波义德认为,可以从四个重要的方面理解“指称实在论”:

(1)理论词项潜在地有所指称。

(2)科学理论的实践结果常常被确证为近似地为真。

(3)成熟科学的进步要求越来越精确地接近真理。

(4)本体论的实在论(存在独立于我们对它进行解释的实体)<sup>[1](P99)</sup>。

波义德“指称实在论”的理论基础是他提出的“最佳解释推理(IBE)”。他认为,科学知识是理论依赖的,科学理论的成功也是源于它的理论依赖性,科学理论近似是真,科学史上那么多成功的案例足以说明科学的成功可靠性。科学哲学家波普尔也提出科学是慢慢逼近真理的,科学正走向通往真理的道路上。波义德认为,“指称实在论”为当前科学方法论的工具可靠性提供一种唯一可接受的解释。

波义德“指称实在论”的核心观点是,科学理论的成功是因为科学理论的可依赖性,而且科学理论是近似的真理,如果科学理论不是真的,那么科学史上诸多科学的成功堪称奇迹,但是科学史是没有奇迹的。约翰·沃勒尔(John Worral)也赞成波义德的实在论立场,为了进一步为科学理论的可依赖性和真理性进行辩护,他对科学史上“没有奇迹”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可以作为辩护的看法:“如果一个理论,像广义相对论或光子理论,对世界的基本结构的

论述不是正确的,那么它所做出的许多正确的经验预言就会是一个奇迹和巧合。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接受奇迹和巧合。如果这些理论所说的在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确实是真的或近似地真,那么它们对现象的描述是正确的就毫不奇怪了。所以十分有理由认为目前我们所接受的理论事实上是‘基本’正确的、近似真的。”<sup>[1](P123)</sup> 沃勒尔提出科学史的成功没有奇迹,更为重要的是科学理论在经验上不仅可以验证,而且可以预言。

波义德“指称实在论”的重要立场就是对这种科学史上的“没有奇迹”的论证及辩护。很多哲学家已经批判了波义德的“指称实在论”。笔者也认为,科学史上科学理论的成功如果用“没有奇迹”观点进行辩护不具有说服力,大量的科学社会学研究表明,科学理论的成功包含了多种社会因素,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例如奥地利物理学家路德维希·玻尔兹曼(Ludwig Edward Boltzmann)提出的统计力学中的原子论观点,当时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和德国物理学家威廉·奥斯特瓦尔德(Willian Ostwald)就极力反对,他们认为所有物质都是由能量构成的,并不存在原子和分子,原子学说只是古希腊自然哲学家的一种假说。玻尔兹曼的科学思想受到主流物理学界的批判和质疑,一直郁郁寡欢,最终精神崩溃,上吊自杀。爱因斯坦在1905年发表了对布朗运动的解释,理论上证明了原子分子的存在。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科学理论的成功并不是科学史上的英雄史,相反,或许重要的科学家以及更多的人追随该理论,才会使这一科学理论得以经过科学革命上升到科学常规阶段。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罗伊·巴斯卡的“先验实在论”。巴斯卡的“先验实在论”比波义德的“指称实在论”更注重本体的探讨。波义德与巴斯卡都接受科学实在论中的本体实在论,波义德利用科学史“没有奇迹”说以及成熟科学理论的真理近似性为他的主要观点进行辩护。不同

的是,巴斯卡认为,任何科学理论的真理性和都具有可错性,其关注的重点是科学理论的真理性和辩护的问题,他将科学理论的真理性和看成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巴斯卡认为,任何知识理论其实都预设了关于那种知识理论和知识对象的一种本体论承诺。他在本体论上对事物生成的根本的因果机制(属性、因果力等)和可观察事件的经验规则之间做出了区分。巴斯卡认为,如何在事物生成的根本因果机制和可观察事件的经验规则之间做出区分呢?那就是,因果机制是科学研究的不变的对象,而经验规则是科学研究可变的对象。因果机制在经验的层面上是可能展现也可能不展现它们自身,因果机制是一种趋势力。在科学实验室环境之外的复杂多变的开放场中,有许多因果力在起合成作用,形成许多趋势导向,但是哪种趋势会在经验的层面上得以展现是多种因果力相互作用合成的结果。巴斯卡认为,科学中科学理论的建构过程就是揭示出这些更深层的因果力的过程,这些因果力是独立存在的,科学研究本身存在于一个开放的系统中,是一个变化的和偶然的、社会历史实践过程。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巴斯卡的“先验实在论”在本体论上是有一个预设。他认为,科学实践活动是置身于一个开放系统,科学理论确实揭露了事件运动之间的因果力,或者说事件运动之间的趋势力。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先验实在论”的主要论证过程:首先,科学的目标是揭示事物内在不可观察的因果律,这些因果律独立于我们而真实存在(先验存在,且预设了一种本体论);其次,科学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它的经验领域与我们对之描述的理论存在于同一个开放的社会实践域中;再次,巴斯卡的“先验实在论”事实上是一种因果关系的实在论。

巴斯卡的“先验实在论”解释对人文社会科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为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客观性辩护提供了一种立场。因为多元的社会与科学实践场相比本身就是一个更为开放的

系统,对社会这一开放系统的本体论辩护尤其困难,因此人文科学更为关心的是解释,需要对复杂社会系统的经验事件进行解释,而不是预测。因果解释在社会科学中更为重要。事实上,巴斯卡确实提出了一种立场,他认为,人文科学是科学,具有独有的特征,不能被还原成生物学和物理科学。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巴斯卡对社会科学的本体论地位所作的探讨与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对经济规律的趋势律解读的观点非常相似,具有重要的价值。而经济学方法论中的几种实在论研究受到波义德的“指称实在论”和巴斯卡的“先验实在论”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就要分析经济学方法论中讨论非常多的劳森的“批判实在论”。

## 二、经济学方法论中托尼·劳森的“批判实在论”

托尼·劳森在巴斯卡的“先验实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批判实在论”。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巴斯卡的“先验实在论”的基本立场是本体论的和本质主义的,他对科学实践背后的因果力有一个本体论的预设,在经典科学哲学中,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学派对科学理论的本体论研究和科学理论的评价具有很大的影响,自然的因果关系可以被认为具有某种“恒常关联性”,事物发展的偶然事件之间具有稳定的联系,体现了一定的规则性。巴斯卡提出,科学的目标是揭示自然事件之间深层的因果机制,深层的因果机制是可变事件背后的基础和规则,但是科学理论是科学实践过程中多种因果机制合力的结果。巴斯卡的“先验实在论”实际上是一种因果关系的实在论,对事物发展的复杂性的简单归纳是通过因果关系实现的,对事物发展背后的因果关系有一种本体论上的实在论预设。其实,我们通过研究科学哲学史可以发现,他的观点与卡特赖特(Cartwright)非常类似,巴斯卡强调的是事物的真体现在因果关系的存在,因果关系体现出恒常性,他研究事物

发生的本质是什么(他认为事物发生的本质是由内在的因果机制决定),卡特赖特研究的是事物发展的潜能和趋势,事物将会发生什么(他认为事物发生的本质是由事物内在的趋势律决定,这一思想其实与穆勒研究经济学理论的本质非常相似),他关注的是事物的潜在能力而不是事物的本质(本体论上的解释),他们之间的差异是一个强调事物的因果关系的本质,一个强调事物发展的趋势律,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则是他们都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上预设了可变事物背后存在的因果机制,可变事物背后存在的因果机制是先验存在的,是事物存在的基础,他们的相同点都是一种先验实在论。但是,劳森提出了不同的研究体系,那就是“批判实在论”,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实在论”。

我们发现劳森事实上发展了巴斯卡的“先验实在论”,他提出了一种社会科学的实在论解释,即社会本体论实在论。巴斯卡提出科学实践存在于一个开放的系统,劳森也同样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社会更是一个极为开放的系统,社会科学研究的目標就是要揭示偶然事件背后的深层因果机制、因果规则和因果力。关于经济学理论的本质,劳森认为,“当代主流经济学,它被刻画为演绎主义。通过演绎主义,它从一组采取无论何时发生这种事件或事态,那么也发生相应的事件或事态的一系列的初始条件和理论规则中演绎出了被解释项。”<sup>[2]</sup>劳森认为,演绎主义同样在科学实验室里面存在,在实验室里科学家创造出了封闭的理想的实验条件,在可控的实验条件下,演绎主义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发挥作用。但是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拥有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开放的社会系统,而且社会系统只能是开放系统,不可能是封闭系统,也就不可能具有可控的封闭的实验空间,如果用演绎主义方法去解释开放系统中的事物的因果规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所以,劳森认为,社会科学这些独特的特质使我们不得不放弃演绎主义解释而应该采用“先验

实在论”解释,正是因为社会系统的复杂动态性和系统的开放性,我们不可能解释事物内部的因果机制,只能观察到事物发展的潜在趋势。笔者非常赞同劳森的观点,这种观点跟穆勒极其相似。其实,波普尔对科学发展的解释也是如此,科学的发展是动态地慢慢逼近真理的过程。劳森赞同巴斯卡的“先验实在论”,同时把他的思想运用于对社会科学的解释,为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实在论解释提供了一种社会本体论实在论的解释路径。

科学实在论认为,科学家可以通过观察去揭示复杂现象背后的深层因果机制和本质规律。在科学实验过程中,通过控制实验条件,归纳或演绎其中单一主导的因果机制,科学实在论承认和预设了事件背后的内在因果关系和本质规律,这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解释模式。巴斯卡认为,经济学理论可以用潜在的因果性机制来提供解释,但是事实上,经济学的解释与事实时常相悖,解释力却不等于预测力,经济学对金融危机的预测力表现不佳(例如,人们对金融危机发生的具体时间、具体区域无法精确预测到),因为经济活动是处于一个社会开放系统,其中的可变要素复杂得多,在经济活动的开放系统中,存在多种相互的抗衡力量和因素。劳森不赞同巴斯卡的观点,他在批判巴斯卡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应该是解释力而不是预测力,他不在乎经济学的预测力,对劳森这点我们不赞同,因为任何理论的研究是为了实际应用、指导、参考和预测。经济学研究预测非常重要。虽然劳森认为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系统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其中存在的因果机制也是错综复杂的,精确预测是不可能的,虽然如此,但是劳森却依然认为,发现复杂经济事件背后的因果动力学机制却是极有可能的。

我们可以看到劳森的“批判实在论”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劳森的“批判实在论”明显继承了巴斯卡的“先验论实在论”,对事物的认

识有一个先验的本体论预设,认为事物之间存在起决定作用的内在因果机制和规律。二是劳森的“批判实在论”比巴斯卡的“先验实在论”更坚定了立场,那就是,即使科学或经济学概念体系处于不断的历史发展变化之中,科学和经济的发展处于一个开放系统,开放系统具有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但是经济学揭示的是开放的系统中事物发展深层的因果机制的发展趋势律(趋势力和因果力),经济学的首要任务是解释而不是预测<sup>[3]</sup>。

劳森建立了一个“批判实在论”的研究体系,劳森对实在的特征的论证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人的感官层面可以被证实的存在(物理的存在);二是对事物的体验可以被证实的事物的性质和状态;三是事物内部深层次的内在机制、动力和趋势。劳森认为,自然科学的目的就是揭示支配事物、现象的内在机制、因果动力和因果趋势力。他认为,揭示的路径和方法不是归纳也不是演绎,而是一种溯因推理。他认为,经济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处于复杂开放多变的社会系统中,各种复杂变化的因素在生成结果的过程中相互作用,偶然因素之大,不可能通过归纳方法得出内在深层的因果抗衡力量,从多个偶然上升到普遍性的公理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因此最为理想的研究途径是溯因推理,从现象或表象追溯到深层次的决定现象的因果机制,溯因推理也是一种假设推理。劳森认为,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最为合适的研究工具只有溯因推理,从多因素复杂的现象层面追溯到与之相关的决定现象的因果机制。笔者注意到这一点跟波普尔提出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溯因推理极其相似,而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思想为溯因推理的解释过程提供了更为坚定的解释立场。事实上,笔者在访谈经济学研究工作者时发现,很多经济学家和学者,他们所使用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就是溯因推理,他们更热衷于波普尔关于理论的证伪主义解释。

劳森的“批判实在论”融合和发展了巴斯卡

尔的“先验实在论”和“社会本体论”理论。劳森的“社会科学本体论”的论证过程对于经济学理论的本质探讨和分析非常重要。劳森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的社会行为,在经济活动中行动者具有意向性,经济个体的行为是意向性地运用理性进行选择的过程,在经济活动中,如果经济主体有选择自由,那么他们的行动就具有某种复杂性,不可能遵守严格的因果定律,新古典经济学中关于“理性经济人”的预设排除了选择的自由。劳森的“批判实在论”除了考虑“个体的意向性”,还考虑深层的社会因果机制(集体意向性,甚至集体规则、文化、社会习俗等非理性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 三、经济学方法论中麦基的“真实实在论”和博伊兰、奥戈尔曼的“因果整体论”

从前文分析的劳森的“批判实在论”,可以看到劳森采用的分析进路是一种规范的进路,建构了一种“批判实在论”解释,劳森在巴斯卡的“先验实在论”基础上加上了一种“社会本体论”的解释。除此之外,经济学方法论中还存在其它的实在论解释

#### (一)麦基的“真实实在论”

麦基在《关于经济学的实在论诸问题》一文中提出:“科学实在论解释经济学是否合适?我们可以从两个观点来研究经济学与实在论的关系。一个观点是,可以采取由上到下的方法,确定一种正确的科学实在论,探究经济学是否与这种科学实在论相符合,如果符合,就说‘ok’,如果不符合,就纠正经济学,并坚持修改经济学使之相符合。另一个观点是,可以采用由下至上的方法,首先确定一组经济学一般的核心的特征作为科学的特征,检查这组特征,使其与各种各样的实在论思想相比对,根据结果,对这些实在论研究进行否定,或者提出一种新的实在论,以便具有一致性。……我本人自己采取的是遵循由下至上的路线。”

麦基认为,自己采取的是由下至上的分析

路线,先确定经济学的某些科学特征,然后对各种实在论解释进行总结分类,并将经济学的科学特征与其中的实在论进行比对,找到更为合适的解释后再实施修正,使这种实在论解释更能体现经济学的特殊性。麦基对各种实在论解释进行了分类,分类的标准是按照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进行分类。

第一类:一种本体实在论(当说“X 存在”或“有 X”时,“X”指的是从个体自身中看到的或观察到的经验世界)。

第二类:一种语义上的指称实在论(如果认为语言表达确实指的是现实中的事物,那么就是对这些事物建立了一种指称实在论)。

第三类:一种表象实在论(如果一个理论或表述代表现实中的一个个体,并且描述了这个个体的特征和运作过程,那么相信这个理论或表述的人就是表象实在论者)。

第四类:真实实在论(一个理论的对或错就在于现实世界)<sup>[4]</sup>。

通过对实在论进行分类,麦基认为必须澄清实在论和真实性这两个术语之间的差异。他认为,实在论指的是哲学上的本体论,也就是事物的存在要么是通过观察经验到的,要么是通过概念表征的或指称的,要么是通过表述表象的,而真实性指的是一个理论的对或错就在于现实世界,也就是具体的经济理论与现实情况的符合,由此可以看出,麦基的实在论属于他对实在论分类中的第四类,归属于“真实实在论”,坚持一种真实实在论立场。

麦基认为,在哲学发展中,实在论的争论属于一个哲学元论题,争论的是关于事物之间内在因果机制的元理论,而经济学家在实践中对哲学上的实在论的元理论根本不感兴趣,或者可以这样说,因为经济学的学科性质,探讨内在起决定作用的因果机制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如果硬是要用一种实在论去解释的话,就应该基

于经济学家的具体实践去解释实在,因为经济学家们真正关心的是经济假设是否恰当地表征或者解释了经济现象,表征恰当就是“真实的”,表征不恰当就是“不真实的”。将经济假设的哲学本体论地位悬置起来,麦基认为,通过经济假设对实践的解释力,使用“真实性”这个词就很合适。他认为真实性就可以规避实在论争论中关于事物发展因果机制的元理论的争论。麦基认为,“真实性”(现象层次的)与“实在论”(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这两个特征之间未必有必然的联系。例如,一个具体的经济理论可以为某类经济现象提供准确恰当的解釋,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真实的,但是如果在哲学元理论上探讨它的本体论实在性,非常困难也没有必要。笔者认为,麦基这里提出的“真实实在论”,就是麦克洛斯基的“伦理实在论”,他们都悬置了事物之间因果机制的本体论争论(经济假设的本体论地位),而用一种实用的或实效的简明易懂的方式来解释实在论,这样的解释进路依然会有立论根基不稳的风险。

麦基通过与现实的经济学紧密联系的方式来研究实在论。他考察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方法论、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方法论和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的交易费用理论,并对经济学中的实在论和自然科学中的实在论做了详细的对比研究。麦基认为,在物理学中诸如夸克、黑洞这一些新的理论实体,它们的实在性具有很重要的独有的特征,而在经济学理论中,一些新的理论实体,例如消费者、价格等名词的指称实在性是显而易见的。麦基在《科学实在论与经济学的若干特征》一文中写道:“物理科学的理论是[与普通常识]全然不同的对象领域,由亚原子微粒结构、引力和电磁场、黑洞、弯曲时空构成。这种科学对象的理论领域彻底超越了普通的常识经验边界。物理学中的科学实在论问题,是科学领域中的实在和关于它的陈述的真理性问题。”<sup>[5]</sup>

由此可以看出,麦基认为,科学中出现的新的理论实体,对它们的解释需要一种“指称实在论”与“真实实在论”的综合解释。而经济学的实在论解释则只需要“真实实在论”解释即可。他认为,经济学中的实在论问题,其实不在于实体的本体论存在,而在于经济实体的组织方式,在于经济学学科理论的因果性、规律性或真理性。科学抽象突出的是必然的因素,被排除的是偶然的、次要的因素。经济学也是如此,也是要用与常识不同的形式组织经济理论和经济对象,在经济理论的因果论述中,同样要纳入一些必然要素而同时又要排除一些偶然要素,进行理论和概念抽象化后对经济事实进行理论塑造。科学实在论的关键是确认成熟的科学理论是否表征了关于世界的近似真理,如同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所说的是否逼近了真理。经济学理论的实在论应当关心的是经济理论对经济生活的解释力。

麦基对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科斯的著作进行了分析。科斯因为“科斯定理”(1960)、“厂商理论”(1937)和“交易费用经济学”(1937)的理论分析而著名,他获得了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麦基通过对科斯著作的阅读与研究,认为科斯的思想体现在他对经济理论假设的现实性承诺和对经济理论假设的一般实在论进路的承诺。科斯认为,教科书上理想化的规范经济学也就是黑板上的经济学,恰恰是一种组织学科的有效方式避免了由经验工作的复杂性带来的复杂预算和费用,因此交易成本是最低的。当科斯让经济学家改变使用不现实的黑板上的抽象理论的习惯,去追求现实的理论,使用案例研究作为可靠的经验基础时,其实他自己也是在变相地提倡一种特殊类型的规范的方法论。笔者认为,麦基的“真实实在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经济学修辞学研究者麦克洛斯基提出的一种“伦理实在论”,伦理实在论不管经济学理论的本体论的实在性,只在乎经济学理论假设的解释力,只要解释得好,就是成功的,而解释得

好不好,确实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体现出一种道德倾向而已<sup>[6]</sup>。这种“伦理实在论”其实也有风险,可能面临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质疑。

## (二)博伊兰和奥戈尔曼的因果整体论

受范·弗拉森(Van Fraassen)建构经验论方法论的启发,博伊兰和奥戈尔曼提出了“因果整体论”。

范·弗拉森的建构经验论认为,科学的最终目标是为我们的经验世界提供准确的表征,没有必要追问现象背后不可观察的实体是否真实存在,也没有必要追问具有经验恰当性的科学定律是否代表现象背后的客观真理。范·弗拉森的建构经验论悬置了关于科学理论的本体论争论,如果按照麦基的分类,他的实在论就是一种“指称实在论”,不去管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和规则。范·弗拉森认为,科学理论虽然提供了某种解释,但仅仅是起到了实用作用,科学理论仅仅是建构了实在,是一种理论上的修辞,对本体论实在论的探索没有任何意义,只能给人一种心理上的安慰而已。科学理论的表征和指称体现出一种逻辑上的连贯性,它们建构了经验。范·弗拉森的建构经验论是一种反基础主义的理论,不需要预设一种认识论上的本体论实在,消解了当代哲学家对逻辑经验主义中的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的批评和争论。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麦基的“真实实在论”、麦克洛斯基的“伦理实在论”,还是范·弗拉森的“建构经验论”,都非常适合解释经济学的学科性质,与经济学的学科特征非常符合。

博伊兰和奥戈尔曼的“因果整体论”整合了范·弗拉森的“建构经验论”和奎因的“整体论”,同样对本体论争论的问题进行悬置,没有预设认识论的本体论实在,提倡一种自然主义进路的因果整体论。博伊兰和奥戈尔曼在《经济学方法论新论》一文中,“大力提倡因果整体论,他们批评劳森的批判实在论和麦基的真实实在论,批评麦克洛斯基的经济学修辞学,认为麦克洛斯基用一种伦理实在论取代本体实在

论,这两人站在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立场反击各种历史主义的批判,这样一种新的彻底的经验主义的解读确实能够起到对反基础主义的批判的同时又可以避免滑向后现代主义的深渊。”<sup>[7]</sup>

## 四、对几种实在论的分析和总结

经济学方法论中充斥着各种实在论的争论,文中分析了科学哲学中科学实在论的代表人物波义德和巴斯卡的实在论。波义德的科学实在论是基于“最佳解释推理(IBE)”,他认为,科学是理论依赖的,科学的成功源于它的理论依赖性,科学理论近似是真,而科学史上没有奇迹。波义德的解释简单直白,没有对科学史上“没有奇迹”进行进一步的辩护。巴斯卡的“先验实在论”实际上是一种因果关系的实在论,他的观点跟科学哲学家卡特赖特的思想比较接近,他们都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上预设了可变事物背后存在的因果机制,可变事物背后存在的因果机制是先验存在的,是事物存在的基础。

劳森的“批判实在论”研究则是一种巴斯卡的“先验实在论”加上“社会本体论”。劳森提出社会是一个开放系统,社会科学的目标就是要揭示偶然事件背后的深层规则和因果机制。但是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处于开放系统中,不可能用封闭系统的演绎主义方法去解释开放系统中的事件,所以劳森认为社会科学这些特质使我们不得不放弃演绎主义解释而应该采用一种先验实在论解释。但是,我们看到劳森的“批判实在论”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一是劳森必须对他所提出的社会本体论和先验实在论的基础主义的解释给出合理的辩护;二是劳森认为人类能够把握复杂社会现象背后永恒不变的因果机制。然而,他的解释依然没有提供一种有效的进路使我们确信能够揭示社会复杂变化背后永恒不变的因果机制,我们依然没有办法接近那些永恒的因果机制或者潜在的趋势定律,劳森的“批判实在论”所面临的问题依然是对基础主义疑难的回应。



麦基的“真实实在论”则认为,经济学哲学中的实在论问题不在于哲学上的本体论争论,最重要的是具体的经济内容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合。科学实在论的关键是确认成熟的科学理论是否表征了关于世界的近似真理,如同费耶阿本德所说的是否逼近了真理。经济学方法论中的实在论研究应当关心的是经济世界运行方式的真理,不同的经济理论建构了不同的经济世界运行的不同因果机制。

博伊兰和奥戈尔曼提倡的“因果整体论”认为,我们没有必要追问现象背后不可观察的实体是否真实的存在,也没有必要追问具有经验恰当性的经济学定律是否代表现象背后的客观真理。这种对哲学上本体论基础主义的悬置,避免了某种独断论。美国经济学哲学家韦德·汉斯(Hands D.Wade)也指出:“就目前而论,因果整体论似乎是这两位作者的双簧戏,但是却表明,这种雅致的经验主义确实可能做到幸免于反基础主义的风暴,并且对后基础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有所建树。”<sup>[8]</sup>

通过对以上各种实在论争论的分析和总结发现,每种观点各有优劣,他们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侧重于某一方面对实在进行解释和辩护,要么坚持先验实在论,要么坚持本体论实在,要么坚持一种实用主义实在论,要么坚持一种伦理实在论。笔者认为我们需要一种多元的、实践

的、实效的经济学实在论解释,既强调实践维度的因果趋势律,也强调实践维度的理论的有效性和检验力度。

### [参考文献]

- [1] Worrall J. Structural Realism: The Best of Both Worlds[J]. *Dialectica*, 1989, 43(1-2): 99-124.
- [2] Hands D. Wade. Reflection Without Rules, *Economic Methodology and Contemporary Science Theory*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22.
- [3] 陈群. 经济学是契约式政治哲学的一个分支吗?——A·罗森伯格经济学哲学思想再解读[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6): 11-16.
- [4] Mäki, Uskali. Aspects of Realism About Economics[J]. *Theoria*, 1998(13): 301-319.
- [5] Mäki, Uskali. Scientific Realism and Some Peculiarities of Economics[A]// *In Realism and Anti-Realism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ed. R S Cohen, R Hilpinen, Q Renzong, Dordrecht [M]. Kluwer Academic Press. 1996: 231.
- [6] 黎昔柒.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立场及其启示[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5): 32-38.
- [7] Boylan, Thomas A and O'Gorman, Paschal F. *Beyond Rhetoric and Realism in Economics: Towards a Reformulation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M]. Routledge Press, 1995: 156.
- [8] Hands D. Wade. *Reflection Without Rules: Economic Methodology and Contemporary Science Theor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30.